

聊斋闲品

步行

包利民

步行曾经是最让我流连的，如今却行色匆匆，远一些的路，再也不会用双脚丈量。脚与土地的亲近越来越少，渐渐地远离了少年时的那份心境。

一个初夏的黄昏，雨后新晴，便漫步至城外，城市的喧嚣已被甩到身后，眼前弯弯的河水，脚踩在松软的泥土上，仿佛能感受到来自大地的厚重与温暖。许久不曾有这样的体会，每日里行走在城市的街道上，平坦的硬度却磨着所有的梦想。哪里会像这个傍晚，风轻水静，脚步轻柔，心里满满的恬然与惬意。

忽然想起童年，家在乡下，经常与伙伴们一起奔跑追逐在广阔的田野上，即使跌倒，也如大地拥我入怀。甚至有时就赤着脚，细细的草叶抚摸着脚掌，黑黑的泥土从趾间钻出，小小的我们在天高地阔间，是那样的无忧而欢乐。那个时候，与我们一起步行的，还有牛马，还有羊群，它们的足音常常敲打着将暮的大地。在那些泥泞的路上，它们的足痕一直留存，就像青草一般，年年不绝。

上初中时，学校在邻村，三里的土路，我们每天都结伴而行。想来那三里路，每天走好几次，却是回忆中最幸福的路途，虽然短，却长如一生的眷恋。有一次，帮老师家里干活，回来时天已经黑透，正是冬天，大雪不停地下，周围都是一片黯黯的白。我一个人走过两村间的旷野，只有脚踩在雪上的声音，然后是无边无际的寂静。心里也有着些微的恐惧，特别是路过那一片坟地时，几乎是一路小跑。直到看到村里的灯火，心才放松下来。多年以后回想那个情景，恐惧之情早已消散，有的只是美好和怀念。

记忆中最艰难的一次步行，是和一群孩子去江边。江离我们村有十几里，那时的我还不到十岁，大孩子们跑跑跳跳走得很快，我是紧跟慢赶，当爬上大坝时，早已累得不想起身。还没等休息过来，天已渐晚，然后又匆忙踏上归程。回到家里，脱下母亲做的布鞋，脚上磨起了好几个水泡。现在想来，当时的那种疼痛，竟也成为一种幸福。

后来上大学、工作，渐渐地远离了故乡，许多年中，虽然步行过太长的路，却很少在我心里留下印痕。也许是心境使然，不管怎样的路，哪怕是酷似从前的乡村土路，走过时，心里也只是怀念，而再没有了最初的感动。即使偶尔回到故乡，走上那些曾经熟悉的路，也是一样的涌起沧桑感。我知道，有些步行过的路，走过了，它就消失在现实中，只会存在于回望里，再也不能让脚步与它们重逢。

多想一直有着这样的一个黄昏，宠辱皆忘，心就像回归了童年的纯净，脚步那么轻盈，满怀愉快地跨越数不尽的日夜，跨越太多的四季轮回，跨越生命中的凄风冷雨，而我的脚依然温暖，没有疲惫，没有厌倦，心里幸福得像要开出花儿来。

喜欢那样的步行，喜欢那样的心境，所以，我要穿好鞋子，走上记忆中的那条路。

灯下漫笔

山中日月长

阿若

攻击它的天敌——鸟，还是看见了它喜爱的肉食性昆虫。一些虚位以待的人物造型，头像空着，就等着“请君入瓮”！单个人的，一家三口的都有，乐呵呵地将头伸过去，脸上就开花了，笑声就激荡了。

身子转着弯从滑道溜下来，抬眼看见一个湖，曰慈母湖。慈母寸心，子报春晖，一些素朴的东西沐日月而光辉。湖面宽阔平静，湖水深绿。秋水文章不染尘，指的是秋水，还是文章，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临水迎风，对面山壁上栈道蜿蜒。山壁峭立如削，爬高低低悬空的山势，有胆小者战栗。远处，一两声长啸传来，穿云裂石。想起亦喜长啸的魏晋名士阮瞻，啸闻数百步。不知其长啸之声是否比此更宏大嘹亮，让人荡气回肠。外表看起来岿然屹立的山崖，山体之下却已空虚溶蚀。山民偶然发现，清理出大量的钟乳石、石柱、石笋、石幔，顺势修复完善；金蟾出洞、女娲补天、龙的九子活灵活现。“来龙洞”应运而生，为山里人带来一笔意外的旅游财富收入。外表铮铮的山体之内变为溶洞，也算是奇迹。

山里的景致惹眼，山里的空气润怀，满地都是绿色。杂花生树，茂密繁盛。一些核桃树、栎树、椿树、榛

树随处可见。一层一层灰白的树木在山峦梯级而上，显得与众不同。是后植的白桦林，还是小叶桉，或是白蜡树？不得而知。林木和野草，把峰峰岭岭遮盖起来。原先各自独立，相互隔绝的山峦峰岭早已握手言欢。一座玻璃桥、一条缆绳，可以呼应东西。沟壑成通途。

石头房子坚固着，被阳光涂了一层色彩，也被时间涂了一层色彩。原本零散的一块一块石头，经过温暖的手掌，在熟悉的章法里拼接着、覆盖着、挤兑着，横多竖少的接缝，就如一个雕塑。旁有本地出产的青石，颜色暗中泛光，食指中指并拢相扣，金声玉振，恍如乐奏，叹奇。一些电线攀附着穿堂进屋，拉扯着山里人的光明。几串红红的辣椒在墙上亮闪着，几个提篮随意地置放在院坝内，许是收获时的工具。地上一摊一摊晾晒的核桃让人馋涎欲滴。“吃吧，随便吃。吃了再捎点回去，不要钱……”房主人李玉兰已经78岁了，身子硬朗朗的，亲戚般热情地招呼大家，爽朗的性格透出山里人的朴实。

山洼里那棵老核桃树，静静地吞吐着岁月。两人合抱粗的主干，略有倾斜，是时间的推手。其上枝丫四

分，壮硕遒劲。千年圣树，一年又一年地为山民奉献着果实。季节过了，仍有一些核桃挂在枝上，舍不得坠落，是留恋，抑或不甘？青涩的外皮，已然黢黑。一副疲乏的身体，仍旧有着桀骜不屈的气节。站在老树下，总会有一种浮游于天地的流逝感。想起斯坦贝克写那株古老的木杉树时，有一种大教堂式的肃穆。树千年屹立之于人生百年，无异于江海之于溪流。阳光照射下来，被树叶切割成一点点的碎金，随风摇曳。心沉静下来，落座于树旁，四体舒泰，千年的风云鲜活。

顺着斜坡往上走，阶梯累进。石墙木门，一把小锁锈迹斑斑，锁住了山里人的过往情事。对联倒是寻常的祝福语，两个生动的门神是多年未曾见了，仍是秦叔宝和尉迟恭，仍是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山里人觉得越这样越威猛，越能镇邪保太平。一些房屋坍塌了，就寂寂地卧在那里，坚守着往昔的温暖，一声不吭。男士无羁，坐靠不一；女子矜矜，扭捏侧倚，石阶、石墙、石圈就挤进镜头，一幅朴拙的山居岁月图，天然无雕饰。

风吹瓜果落，鸟鸣村更幽。袭上心尖的，竟是满满的乡愁。



静者心多妙 飘然思不群(书法) 张江涛

诗路放歌

土壤(外一首)

贺红江

空气中橙色的味道日趋浓郁 我们从土壤里站起身 有人看到了泥土的味道在翻滚 他肯定是懂生活有福气的人

我在想 那些看不见泥土的事物该如何相拥 比如一颗柚子 一株鼠尾草 他们眺望着天空 每个夜晚和晨间 我还听到他们努力拔节的声音 当然，那是春天泥土温润如玉的时候

嗨，秋天快走了，在初冬来临之前 我见到他们就像一串从肥腴泥土里 拽出来的红薯 甚至还带着浑身的泥巴 淳朴的着装，壮实的身躯 他们相依相偎 正露出春秋收获会意的微笑

冬影

如果光影能储藏 比如在蛙、稻谷旁边和斑驳的河石里

它们落入了心扉 触摸它，有柔软的印痕 会不会是昨夜日落而凉的残影

你动，它不动 你言，它也不语 我们做朋友吧 友好地打量和谦逊地互致问候

世间万物 就在一捧水 一粒种子和一克盐巴的交错光影里

新书架

《好运和我都“鼠”于你》

马圆圆

《好运和我都“鼠”于你》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与超人气漫画家白茶合作精心打造的2020年立体台历，台历采用独特设计和制作工艺，精心打造了十二个趣味立体场景，吾皇、巴扎黑等形象生动可爱，“跃”然纸上。每月还有一条吾皇幽默语录，轻松解压。该新春台历的主角是傲娇猫吾皇和呆萌狗巴扎黑，作者白茶围绕它们的生活日常创作了广受喜爱的百万级畅销书《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拒绝“打卡式做台历”，《好运

和我都“鼠”于你》最终得以呈现独特的立体形式，作者白茶和出版方人文社都做了很多努力。“立体”是新台历的关键词，集6种材质于一身，十二个立体场景的设置、十余道制作工艺的衔接、上百个配件科学合理的粘贴方式……将构思设计落实到实物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难以预料的障碍。但为了令广受喜爱的漫画形象“跃然纸上”，更生动、有趣地来到读者身边，作者白茶与出版方跨越重重障碍，在形式上大胆创新，为雷同产品大量上市的台历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父爱如山

一夜能走多远

芦苇

是读高中时的事了。

那年秋天开学后，他没能交上学费，眼巴巴地问班主任，能不能再宽限两三天，家里会把钱送来的，班主任看了他一眼说，可以，到时你一定要交上，全班只有你自己自己没交了，学校一个劲催着要。

吃午饭的间隙，他到学校的总务处去，用那里的电话打给父亲，家里没电话，是打给邻居的，邻居喊来父亲接电话。他告诉父亲一定要在两三天里把钱交上，全班只有他自己没交了，他已经向班主任保证过了。电话那头的父亲一连串地说行行行，这两三天里一定能给你凑到钱，到时给你送去，你别担心。

要交的学费其实并不多，只是家里的日子近来很窘迫。父亲做买卖赔了本，钱没赚到，本钱也搭进去了。从亲戚家借的钱没还上，这次，又能从哪里凑到这笔钱呢？父亲听出了他的担忧，说：“没事，爹保证凑齐这钱，到时给你送去，耽误不了。”

第一天，父亲没来。

第二天，父亲依然没来。这天晚上，夜很深了，但他在宿舍的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决定第二天一早就给父亲打电话。若第三天再交不上，就没法向班主任交代了。

终于到了清晨，舍友们都还没醒，他起床出了门，想到操场上走走。刚出宿舍楼的门，就看到门口一侧，有人背对着蹲在地上——灰白的发，老旧的衣服，他的心猛地颤了一下，那人慢慢转过头来，果然是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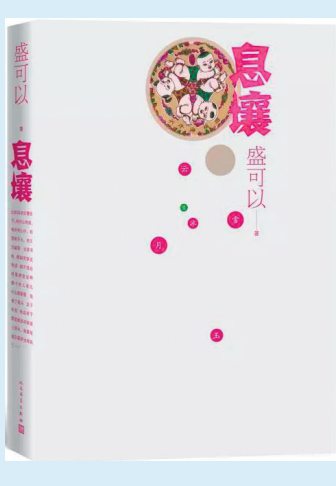
“爹，你怎么这么早来了”，他问。父亲没答话，还是蹲在那里从鞋帮里掏出了一个包，从包里掏出东西有些费力，最后终于掏出来了，是钱。

父亲站起来把钱给他，说：“怕你着急，昨天晚上凑齐钱后，就赶紧来给你送钱了。”他有些不相信：“您昨天晚上就开始从家里走的？走着来的，走了一晚上？”父亲笑了笑，说：“也没不是。”

他气愤地说：“爹，您就再急，也不能走一晚上来上学啊，您就不会等到今天早晨，坐公交车来啊。”父亲搓着手看着别处说：“我今天恰巧也要从县城坐车，去外地打工，晚了就赶不上最早的那班车了，所以我就来了。反正在家也睡不着。”他这才注意到，父亲脚前是个蛇皮袋，里面鼓鼓囊囊的，是行李。

他还是埋怨父亲居然走了一夜路

连载



初次面对有钱人家的物品，怕打碎怕弄坏的胆怯，她是有的，她担心打碎了，赔不起就只能天天给别人干活。有一回擦拭书柜，她打碎了一只色彩斑斓的瓷瓶，她想扔了碎片，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正直的血液催促她诚实勇敢。过了忐忑不安的一个上午，等到雇主回家，她立刻如数汇报，并主动提出赔偿。那人告诉她那只是一个不值钱的旅游纪念品，她后来才知道，那是他们花了几千块钱从伊朗买的。人们的宽容使她感动，于是更加诚实敬业。她从来不懂得这是伺候人的低下工作，相反她从劳动中找到了某种尊严，是过去她不曾体验过的真正的价值感。她只遇过一个挑剔的雇主，因为他们有一个爱吃海鲜的女儿，而她没吃过那东西，见也没见过，看到蠕动的贝壳不知所措，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把它们做成一道菜。那个骄横的小女孩每次因为海鲜的味道说些刺人的话，她们只试了半个月就主动辞职，她们付了一个月的工资，她走时只拿了自己应得的那份。她认识了很多，知道了不少故

事，了解有钱人或糟糕或幸福的生活。可能是有的秘密痛苦没处诉说，有的女主人会让她停止干活坐下来喝茶聊天，当她知道女主人的丈夫在外面和别的女人纠缠不清，多边关系陷入淤泥难以自拔，她会对此富有女人心生同情，也许富人流下的黄金眼泪，根本不需要她贫穷的同情心。

我不需要你简简单单，清清楚楚。富有的人对她说出这句话来，让她颇为吃惊。因此她知道有钱人不是没烦恼，但他们的烦恼与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哀是截然不同的。有钱人因为钱多带来精神上的痛苦，贫苦人家更多是吃饭穿衣的日常需求得不到满足，尤其是没钱治病的人。

她想起村里还有两个躺在床上，他们一到医院查出晚期便回来等死，忍受死前的痛苦折磨，已经全身浮肿呼吸急促，连棺材钱都没有着落。横竖一死，大家都理解，花钱治病人财两空，避免家属背身巨债。每天都有人去看病，他们付了一个月的情，比如脸黑黑的，腿帮子都陷进去了，吃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第一次发

工资休假，她回家给没下葬的死者捐了几百块钱，有些人跟着她捐，也有人表示，她抢了本应该是村领导带头表示关怀的风头，让某些领导感到难堪，说她进城不知道干什么营生，多边关系陷入淤泥难以自拔，这些话传到她的耳朵里，她知道每一个孤身在外的女人必然会遭遇这样的揣测，好像女人只能靠肉体色相在别处立脚。她此前也曾和喜欢揣测的人们一道质疑别的女人，因此她没有格外在意，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靠近你，向你打听城里的生财之道，有没有可能多带一个人走。

整个村庄好像只有阎真清不管她挣的钱干不干净，或者说百分百信任她不会干坏事，她给他钱的时候，他一个字都不问，似乎时间被折起来了，他还沉浸在此前不同意她出去的情绪里。他后来正儿八经进城，是两三年以后的事情。当她的工作越来越走上正轨，穿着和外貌上发生改变的时候，他想知道为什么一个榆木脑袋也能在城里待下来，她还给阎真清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分期付款，因为女儿说宿舍里的同学都有电脑，学习更方便。那不过是一所末流专科学校，里面一塌糊涂，学生们花钱在那里浪费青春，但她仍然像对待一个名牌大学生那样对待女儿，叮嘱她无论如何要拿到毕业证。

我女儿在上大学，儿子已经是厨师了。和别人聊到子女时，她总是把上大学的女儿放在前面。

本以为家政圈子女上大学的少，聊起来才知道别人的孩子在广州上海上大学，读金融经济或计算机，真正金光闪闪的学历，也比末流大学多出几倍的费用。她觉得被比下去了，阎真的表现超过了她的期待，因为村子里和阎真同龄的姑娘，不是初中毕业出去当服务员，就是十几岁嫁人走前辈的老路。说起阎真的造化，人们还要谈到初家祖坟的影响惠及了阎家后代，细想想这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她毕竟有初家的血统嘛。

初云在城里租了房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阎燕在周末坐两小时火车直接去她那儿，挤在一起，也懒得回乡下。阎真清有自己的江湖。阎真清经常一个人守着那空瓦房，穿着鞋袜，像干部视察般从田地那头走到那头，看起来越茂盛的荒草开出华而不实的野花，他除了朝这些野花吐口唾沫，毫无办法。受他口水的滋养，它们看见他就俯拜谢恩。他把一朵朵野花想象成他的子民，欣然接受它们的臣服。

人们看到阎真清那副样子，不议论他可怜的背影，那根孤独

的电线杆，任何人都有资格垂怜他的不幸，就像为哭泣的人递上纸巾。也有说他逍遥自在闲云野鹤的，好多人一辈子想的就是这样，在田园诗意境中悠哉悠哉。人们能知道的就有陶渊明，据说他那篇《桃花源记》写的就是他们的桃花源，这里的地貌和文章里描写的一模一样，桃花源面对滔滔的沅江，背倚巍巍的山峰，走过桃花源牌坊，就是桃花溪水，沿溪水前行就是一大片桃林。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每个桃源人都背得这几句话。文章中的桃花源恍若仙境，而现实的桃花源不过是一个穷乡僻壤，人们纷纷外出生活，只愿意死了埋在桃花山中。

他后来的想法就是踩着田埂歪歪扭扭地冒出来的。有一回他坐在母亲的坟头，在芳草萋萋中与有过一番推心置腹的长谈。他一直想给母亲修墓立碑，用石头将坟地围起来以免别人侵占，一年推一年，为此他颇为内疚，后悔没将母亲遗留的钱用来造墓，交给妻子打理也不至于一个钢镚儿不剩。不知道为什么，他从来没有彻底地信任过这个初

家的大女儿，他时常会将他对妻子的态度归结于感恩念慈的原因，初家一败于不端平，严重地损伤了他的自尊心，他不像王阳冥那样融入初家说说笑笑，也不擅于弯下腰讨人喜欢。

他在母亲的坟头一直坐到腿脚发麻，日头偏西，这时候他们的桃花源陷入一种忧伤的光芒之中，薄薄的雾层浮在田野之上。不管他承不承认，眼前景状的田园诗击中他的心灵，或许他感受到的不是田园诗意，而是过去他不曾这么认真的审视周围的一切，忽然受此刻陌生华美的风景迷惑，仿佛田野不是用来劳作，而是用来奔跑跳舞的。他的心灵只震颤了一秒钟，脑海里想起某年春天，一个人在这片田野里被雷劈中，那具被雷电烧得焦黑的尸体破坏了眼前画面——那是他的父亲，他不是饿死的，他是在饥饿中出来找食物时被雷电击中——因为民间认为遭雷劈的人，是不积德没干好事的报应，这种死法不好听。他对父亲没有记忆，有些画面都是听来的，他是这片土地上第一个不幸被雷电亲吻过的人。